

立 刻 止 痛

杏莊主人外科藥水每罇銀二
毫能治皮膚百病乳癰胎毒頭
癬汗斑疥墜痛皮膚癢鵝掌風
骨節麻木無名腫毒并湯火跌
打蛇虫傷百足咬之類凡極痛
者當面可試立刻可止 一寄
在省城獎欄街萬昌京果店賣
一在香港上環大馬路街市

口應記錢櫃代賣 壬子年
五月 吉日 杏莊主人謹啟

工部給事中臣鄧承修跪奏 為揭臣被劾無據事實有因請 旨先行罷斥以回 天鑒以塞人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見近者 天象示警臣忝司言職其細者既不敢瀆陳而其大者又自維未敢輕發惟日日夜夜兢兢惟安臣伏讀二十四日 上諭本月中旬彗星見於東南此必用人行政實多闕失二十七日又讀 上諭惇親王翁同龢奏選旨詳詢洪良品據實覆奏一摺此案必須慎重審議潘英章到案與周瑞濱及戶部承辦司員及書吏號商等當面質對庶幾實情不難立見仍着麟書潘祖蔭將此案澈底根究務期水落石出以成信諒仰見 皇上敬謹 天戒訓飭臣工臣不勝欽佩但此等曖昧營私之事苟非經手過付之人萬無確據即有確據非嚴刑質訊豈肯吐實況被參之王文韶未解樞柄在麟書潘祖蔭皆受 國恩未必遽為瞻顧而或審之司員難保不聲氣潛通預為消弭且崔尊彝等雖奉 嚴有傳傳而輾轉時遷延日久何弊不生臣實未敢必其澈底根究也臣竊謂進退大臣與省吏有別省吏必誠証俱確始可按治大臣當以素行而定其品評 朝廷即當以賢否而嚴其黜陟以臣視之麟書潘祖蔭不應晚節而頓更但此案事關兩年職逾巨萬堂司書役盡飽貪囊麟書潘祖蔭總司會計未能先事舉發縱非受賄難免瞻徇或者以其瞻徇遂指為受賄亦未可知至於王文韶賦性貪邪為曹日即奔競著名出權關道親親鋪張貨物及賄賂要力小任重不恤人言貪穢之聲流聞道路諸君謂前大學士沈葆楨履歷清操惟援引王文韶以負 朝廷實為知人之累眾口同聲此天下之言非臣一人所能掩飾也伏見 皇上用人行政莫不虛心探納至公至明如前吏部尚書萬青黎人本平庸所參亦無確據祇以眾望不孚遽行斥退夫吏部名器為六官之長其事不過奉行 朝廷向不曲予姑容極有體攬天下之權進退百僚之責乃治忽所關而顧以貪庸巧詐之人濫廁其間即方今人才難獲吏事滋蠹紀綱墮壞賄賂公行 天變於上怨於下挽回之術惟在任人治亂之機固不容髮若王文韶者才不足以濟奸而貪可以誤國若不速行罷斥使貪鄙之徒互相汲引布滿朝列 朝廷雖日詔臣工共勤修省不過一紙空文而欲以同 天變塞人言難矣臣位卑言微或不足據乞 特召一二親信之大臣詢以王文韶素行若何公論若何令其激發天良據實上對如臣言不誣乞即將王文韶先行罷斥使朋比者失其護符辦事者無所顧忌天下之人知 朝廷有除奸剔弊之意庶此案有水落石出之時如臣言不實則甘伏誅上之罪臣與王文韶素無嫌怨但念 聖明之朝而貪人在位皆由臣等不能盡言竭論所致區區愚忱欲已而不能 丁寶楨片 再據雙流縣知縣廖葆恒稟報客民李元盛等銀挑在途被劫一案經臣批飭勒限全獲稟辦自己伏 倘敢疏忽定即嚴參並行司轉飭嚴緝復迭次札催各在案茲據布政使司鹿傳霖按察司張凱嵩以此案乞 皇 李元盛等運銀六千三百兩赴渝辦貨於本年五月二十八日路經該縣黃水河地方被賊多名將銀挑全行搶奪逃遁該縣事關匪徒聚眾搶劫銀兩出緝拿乃一月有餘僅據協同縣封獲犯侯木皇 留 匠等數名尚未訊定供詞擬辦銀兩亦止起獲二百餘金所供首要各犯日久向無一獲實屬緝捕不力未便姑容等情會詳請前來臣查川省地廣民稠伏莽游匪所在皆有屢飭各屬編查保甲藉以禁暴則天下 詎奸雙流為川南通衢商賈往來絡繹不絕官斯土者先既不能認真巡緝匪徒無從托足商旅得以暢行乃出有槍劫重案以後猶不自知愧奮竭力搜捕賊匪不嚴行參處實不足以儆效而安商民幸甚謹 相應請 旨將雙流縣知縣廖葆恒即行摘去頂戴仍勒限一月緝拿賊盜全獲懲辦不獲另行嚴參自已錄 以為捕務廢弛者戒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軍機大臣奉 旨着照所請吏部知道欽此

羊城新聞

十月初六日 督撫憲報 撫憲裕 出府往東較場閱看馬箭自七連獲竊匪 新基正中約橫街二烟館某號開張十二牌增城學武生劉梅修起至一百零二牌博羅武生陳達清止調署虎門廳岳稟知本日接印○批查地界 經駱驪乃在連州附近之處諸人難處而地界各分官斯土者必須查察分明斯能辦理案情可無窒礙茲聞有虞姓者因與孫人爭山場迭經控告昨又赴撫憲呈訴初二日裕中丞批云此案前據委員會同地方文武稟稱孫人所呈契約核與該處山場地界相符虞姓所繳印契並無叙明賣主原價界址其為贗印無疑且孫人鄧六等願將孫家及孫超二處山場讓與虞姓管業虞姓亦願補錢息爭各具切結在案現呈各情恐係飾詞縱認仰按察司轉飭經孫人傳集兩造調核契據將所載山場田畝指勘明確斷詳辦抄並發

中外

青南邑尊蔡維度女尼示後 邑宰為民之父母官職雖不甚崇隆而責任則甚為重大邑有賢宰則闔境賴之而風俗頓為一變服其教者百年故漢代慎選二千石而循良迭出吏治冠於古今而民俗之醇厚亦非後世之所能及也邇來世變日新仕途混雜身膺民社者大都多不學無術之徒自謂調劑之說與而百里之寄甚且朝奉敬而暮已易一人其授有實缺亦不能久於其任遂致視官府如傳舍惟知竭力以媚其上上官躁進者則冀得賤遷貪鄙者則冀飽宦囊復何暇留心於民事哉此風俗所以日偷而世道所以日壞也夫僧尼清修梵行皈志空門原無屬禁然無端廢度廣收徒眾抑亦律有明條蓋於修行之中而示以限制以免胥天下之人相率而遁入其中以滋蠱惑也無如此輩類多狡詐結官紳之家其禍福之說既足以惑人貪心其清淨之說又足以生人敬心而其曲意逢迎陰柔便佞更足以得人歡心故即有敗行明知其傷風壞俗而無或敢獨倡一議以驅逐之者蓋人皆崇信信已獨異違言未卒於口而眾已深目為狂妄且將加之罪而逐之以禍也然士大夫志在更化善俗正當於此等處早為規戒以期卓然自立作中流之砥柱挽既倒之狂瀾否則雖才智足以有為而得位乘時要亦如入寶山空手而回為可惜耳僧寺之藏垢納污時有發覺原不待言至於女尼靜室潛修與叢林之占名勝僧徒之交官府勢微之雄財力之大固不能同日而語然如此所云則又實在情形蓋女尼之老者自以雞皮臘面不足以致人憐遂多方招誘擇其年幼幼穉姿色韶秀者度為徒俾在施主之前望色承顏冀邀顯盼而生憐愛而彼此誇耀幾倚為佛門之護法多多益善不復計有懷春之意致生怨懟之思此乃多度女徒之所由來也此固邑尊之所已知而已言者也更有或為邑尊之所未知而竟為女尼之所秘傳亦即為邑中之人所共知聞者請君指其梗概而例其餘學垣五方難處良莠不齊妓艇娼寮之外更有私窩以賺財以藏垢穢而貪奸女尼即由此以別開生面假清淨之地以結歡喜之緣其中有所謂帶髮修行者則專收留大家棄逐之妾或青年嬌守之婦以餌無恥逐臭之夫登徒好色之徒迎風待月晝入夜回曖昧之事更有甚於娼妓者即有賢明邑宰公正紳耆欲為查禁皆苦於無法可施蓋事無左証固不能以莫須有者坐人以獄也惟其然而女尼即得於此而大施法力大開方便矣周嘗居恒籌思以為此最有關於風俗而事權不屬無可如何若得賢司以查戶口行保甲之法嚴密稽查使其不敢藏奸或可久而漸革且得士紳之明理而識大體者先禁其婦女勿與女尼交結而父兄則約束其子弟東主則約束其夥件縱值春秋佳日不得輕游尼菴上下同心弊將自止今者示諭煌煌不許多收女徒是已先清其源將來再塞其流使相沿陋俗一旦掃除而空之以與粵民相更始未必非賢邑宰之力也私心竊喜不禁拭目俟之以觀化之成焉

新聞

齊妓艇娼寮之外更有私窩以賺財以藏垢穢而貪奸女尼即由此以別開生面假清淨之地以結歡喜之緣其中有所謂帶髮修行者則專收留大家棄逐之妾或青年嬌守之婦以餌無恥逐臭之夫登徒好色之徒迎風待月晝入夜回曖昧之事更有甚於娼妓者即有賢明邑宰公正紳耆欲為查禁皆苦於無法可施蓋事無左証固不能以莫須有者坐人以獄也惟其然而女尼即得於此而大施法力大開方便矣周嘗居恒籌思以為此最有關於風俗而事權不屬無可如何若得賢司以查戶口行保甲之法嚴密稽查使其不敢藏奸或可久而漸革且得士紳之明理而識大體者先禁其婦女勿與女尼交結而父兄則約束其子弟東主則約束其夥件縱值春秋佳日不得輕游尼菴上下同心弊將自止今者示諭煌煌不許多收女徒是已先清其源將來再塞其流使相沿陋俗一旦掃除而空之以與粵民相更始未必非賢邑宰之力也私心竊喜不禁拭目俟之以觀化之成焉

外聞

電音 初七日英都倫敦發來電音云土耳其國現召集臣工商辦埃及之事已定議簡迎接王叔 日本密格度之叔父亞亞亞現行抵澳國威烟拿都城西歷十月初九日澳王命駕親往迎接彼此相見之際各言友邦之好願承享太平及日本王叔赴其國駐澳公使署中澳王再往拜會促膝談心極極殷渥焉澳國信息又謂接有電音得悉日本外務大臣依那依吉蘇那叔之令嗣經遭病身亡凡與相識者聞此噩耗不勝悲悼蓋死者久駐西國學習開礦事務專心致志以期卒業其學已大有可觀也○橫濱火災 橫濱近來信息云邇來橫濱及附近左右屢遭祝融為禍九月二十六晚約十點鐘時候忽聞火鐘告警查知乃附近煤氣局某店因傾跌火水燈致兆焚如幸其時風靜故火勢不甚猛烈復得眾人奮力赴救將火滅熄然鄰舍殃及池魚者已約有二十餘間矣喪失財物為值亦不貲焉又九月二十七朝約九點鐘有西人沙託及花沙利之居幾遭不測之禍因數日前酒掃烟通當時未

新聞

及將火煤移去是日熾炭於爐火氣所逼衝霄而起勢將延燒各物幸在日間有人見之急呼眾將火撲熄焉○學藝 同端尼士會長銀二萬八千磅以資養贍著為成例焉○福州消息 福州邇來信息云初一朝四點鐘附近長橋處有某店失慎致祝融融稅有咸 聞日本基治都處有造磁器者曾往法國巴黎士都城駕當時風勢甚急轉瞬間即被延燒左右鄰店及火滅熄已燒去舖宇約一百二十間財物遭焚者計所值不貲是亦意外之災也又前者渣思學習照影之法以施采色於磁器今聞其藝已成經返日本所造出之磁器五花八門光怪陸離大有可觀云○日朝近事 近相連連忽被賊匪十餘人手持軍器由後牆越入意圖劫掠警與廚子相遇奮勇刀斬之而以木塞其口縛於暗隙因盜匪闖入室中先將女東瀛報謂日廷以駐紮朝鮮公使員缺特委內閣書記官井上補授云東報又謂朝鮮委往日本之使臣因公事已畢擬於九月初十日言旋故國日官聞之互相設宴以餞朝使故朝使頗覺赴席不遑也東報又謂日前為日王千秋令節外務府大臣

新聞

越山逃遁差從前追逐某走至一坑欲躍身而過不料失足下墜致折其股骨為昇往醫院當時將腿骨斬斷某痛極而死此人年已六旬云

新聞

引至家登堂拜婦其姓自言陷賊後隨
